

山野韶光

黄振霞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山野韶光

黄振霞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黔新登字(90)04号

山野韶光

黄振霞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(贵阳市八角岩)
贵阳市大南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7 字数:150千字

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,000册

ISBN7-5412-0251-7/1·88 定价:3.00元

叙 旧 以 代 序

涂 尘 野

猴年对我似乎不那么顺利，整个正月，一直卧病在床，缠缠绵绵，若续若断。一日，正蜷缩炉旁，突振霞来访，几年不见，依旧是那么健壮，那么声若洪钟，目光炯炯，不禁大为欣喜，沉疴似乎一扫而光。振霞提出要为其结集出版的小说选《山野韶光》作序，本来，我已较长时期未写此类文字了，但振霞所命，却是难以推却的。

记得大概是在七十年代中期，就结识振霞了。记得，他偃床而坐，侃侃而谈，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，丰富的生活阅历，给他提供了极为多彩的生活画面，当时，我们听得入神，觉得这不仅是一座矿，而且简直是一座宝库。有如此丰盈生活感受的人，不写出来，不诉之于笔墨，太可惜了。当时也就是这个原因吧，以后接连读过他的几篇小说稿。但情况并不令人满意，原因很简单，他在工作中习惯通用的公文语言，以之来作小说中的叙事状物，就仿佛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，被披上一件颜色单调又极不合体的衣衫。但这是可以克服的，果不其然，振霞很快就在文学语言的操作上挥洒自如了，小说作品不断在各报刊发表，现在结集出版，显示他的辛勤劳动，已经硕果累累，这16篇小说，只是他在全

地报刊发表的部分精萃。除表示欣喜之外，还预祝他今后在创作上，将有更大的收获。

叙旧以代序，虽不甚多，但文章不拘一格，我想还是可以的吧！

1992年3月18日

目 录

序.....	(1)
最佳方案.....	(1)
改选.....	(15)
在公安局长的家宴上.....	(28)
公路塌方.....	(34)
乘车记.....	(47)
赵院长巧断非孕案.....	(66)
经济脑壳.....	(71)
路遇“刘公裁”.....	(74)
小珊遇难记.....	(91)
在那样的年代.....	(103)
最佳的奖品.....	(116)
山野韶光.....	(125)
商调.....	(174)
百分之零点零一.....	(189)
犒赏.....	(199)

最佳方案



道德观念更新，可好事总爱戏弄好心人。

机关早已下班，当人们匆匆离去，各享其天伦之乐的时刻，王聪呆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头冒热汗，眼睛象射手看住靶子一样，死死盯着电话机。

铃声叮当，他喜滋滋地抄起电话筒：

“呵，石油公司吧，新华乡需要两吨汽油抗旱……怎么？你医院，哦，产妇，难产……”

放下话筒，象滩泥似的跌坐在沙发上，自言自语：

“这可是跛子遇到了独木桥！今晚河东演戏，河西医院却收了名难产妇，气息奄奄，急需通电动手术。可我们这小县，说来百样俱全，独独缺煤少电，前些年好容易支起一座水电站，亮得河东亏了河西。哎，怎么办……”

突然，妻子小丽抱女儿萍萍推门进来：

“哎呀，活神仙，可把我找死啦！早听人说你回来了，就是不见影子！”说着将脸转向女儿：“萍萍，拿戏票给爸爸！”

“给你，爸爸，我们一同去看戏、跳舞，好不好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王聪语气滞慢。

“你的运气真好，今晚省歌舞团首次来县演出——

《议价爱情》。努，在全国获奖的女主角伊曼罗兰挺帅的哩……”

“呢，嗯！”王聪反映迟钝。

小丽审视他一番，突然讪笑着：

“哎呀呀，学士，大学生？都快变成八十年代的‘巴比伦’了！不穿西装革履，把水草鞋穿在脚上，未免太‘南泥湾’了！”

“物以稀为贵！”王聪笑笑说：“依我之见，如今这倒是一种时髦。你，你以为在乡下穿云过寨、苦走山崖的人希罕高跟、尖嘴……你只怕穿这水草鞋，别人不认我这乡党委书记不成……”

“别罗嗦了，时间还来得及，你去洗洗、换换，一道去看戏。”

“你带萍萍去，我有件非办不可的急事。”

“你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不怎么啦。”

“你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刚才医院来电话，来了个难产妇，急需开刀，可，这电……”

“是这些回事！”小丽瞪大眼，“依我看，这种事，你该管，也可不管。你去年便下放了，县府办副主任早已不免而免了。就……就这两张戏票，都是我斗争来的！”

“斗争？”

“咋不是呀，开始他们半张不给，可把我气疯了。我

说，你们可别鼠目寸光，王聪目前蹲在山窝窝里，你就量山窝里飞不出金凤凰？你就量他今后不坐皇冠、雪佛莱？喂，这一下可灵验了，他哥子的受了启发，不给就不给，一给就给两张……”

“这就是你常说的观念更新！”王聪打断她的话头，“一个女干部，这么讲不脸红？平时，你不是有句格言，叫：‘南泥湾加深圳’吗！你那最宝贵的、令人艳羡的东西哪去了？！”

小丽陪笑回答：

“你这说法，明明不允许夫妇间有玩笑话，我的乡党委书记？正统的、开发式的、八十年代的布尔什维克同志！”

“唔，喏！”王聪笑意盈盈，“这才是你的本来面貌。站到我的角度，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”特意盯住对方，“我的高参，我们家的、够资格的贤妻良母。”

小丽转动过水灵灵的眸子，接话：

“听着，我现在是县府办副主任、新华乡党委书记，我说：你该立即去找刘主任，原因之一，他是在位的当家人，情况明，大可以行使手中的权利，采取应急措施；原因之二，他比你多一、二十年办事经验，轻车熟路。”

“好，遵命！”

“努，速去速回，争取看戏！”

“好，办完事，马不停蹄，即刻用百米赛跑的撞线速度，直向家门冲刺！”

王聪正要离去，忽然记起一件事，忙从衣袋里摸出一张

纸条，交给小丽说：

“万一我回来晚了，你们看完戏，拿着这条条，火速赶到石油公司张经理家，请批两吨汽油，你只说：现在是蚕老麦黄秧上节、八股麻绳一齐拧的时刻，劳驾，十万火急！”

小丽接过纸条，王聪接着说：

“我代表我们乡四万三千多农民，向您面谢。”

说完，当真敬了个礼。小丽噗哧一笑：

“好的，布尔么维克同志，作为你的妻子，我实在没法拒绝你这种忧国忧民的美意！”



灯火辉煌、流光溢彩的河东剧场里，女主角浓装淡抹，风姿艳绝，舞步轻盈，歌喉婉转：

“人生渺渺如瀚海，韶华逝去不再归，何苦案边度夏夜，赏尽花月醉烟池……”

经过一阵眼力扫描，王聪终于发现身材魁梧的刘主任，象一捆柴似的填塞在一排中间的坐椅上，随即赶上前去，向刘主任耳语。

刘主任听后就一怔：

“给电厂挂电话了？”

“挂过了，值班的答复很简单，要么演戏，要么截断河东电路，救产妇。”

“娘的，这个答复顶个屁！”刘主任皱皱眉，继续说：

“如今机关上下，到处染上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坏习气，非下决心改革不可！”

“是否请刘主任同我一起去电厂，磋商最佳方案！”

“好吧，去就去一趟吧！”他迟疑了一下，横了对方一眼，“反正，领导就是服务，就是奉献！”

说着，起身要走，却没离开。不料身边的妻子李金鸾将他叫住：

“嗯，嗯，哪去，上哪？”

“我去解决个问题。”

“哪来这么多问题，这问题，那问题，婆婆妈妈，鸡毛蒜皮，统统弄到你县政府来，你县政府包结媳妇包养儿……”

“哎呀呀，我的娘！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！”

“行，好！要走都走！”说着立起身，随即拉动脚步，被刘主任按下：

“你，瞧你，又发小孩脾气了！”

李金鸾坐下后，噘起嘴唇批评：

“实足的事务主义！”

刘主任心境中的防线垮了，突然问王聪：

“电厂张厂长不是你的老同学吗？你去同他商量。只怕你两位大学生处理不了小事一桩！今后你们还要接班哩……”

说完，归复原位，双眼盯住舞台，目不斜视。



王聪很快在电厂值班室里找到了张伟，他听过诉说，猛地冲向电闸，嘴里说着：“我有办法！”伸手便要拉闸。“嗯，嗯，你要干什么！”王聪一边阻止，一边说。

“切断河东线路，接通河西！”

“哎呀，我的老同学，你还是学生时代的张伟，抱不平，敢舍命！”

“我看不惯！”说着，又要拉闸。

王聪重新制止：

“老同学，路见不平，敢于伸张正义，证明你的感觉器官丝毫没衰退……”

王聪没说完，张伟急了：

“哎呀，我的老同学，现在是：人命关天！”

“对！”王聪说：“你比我急，这证明你更关心人的疾苦！在学校时，我们经常念：‘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；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！’在你身上，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。可是，光凭这一点，远远不够。你一气，一拉闸，这一两千人都看不看戏？！”

“这有什么，前排五角，后排三毛五，区区小事，下一场来过，我看死不了人！”

“这影响多不好。再说，人家会不会说你是电霸！”

“什么，帽子？！老同学，你可不会忘记，我张伟在学生时代便被打成过反革命！”

“我是说，对付权贵，得先礼后兵，让第三者领悟其道！”

对方不语，王聪继续说：

“你想想看，我们学过‘优选法’，看看还有没有最佳方案？”

“哥德巴赫猜想！”张伟苦笑了。

“能不能同上游水泵站的农民打个时间差？”王聪沉默片刻，接着说：这是我半路上想的主意：先请他们暂停抽水，将全壕水一齐放下发电，这样，河东、河西同时供电，待动完手术、演完戏，全部关电，再将这全壕水让农民抽水灌田……”

听罢，张伟先是一阵惊喜，转而不断摇头：

“从理论上讲，你这方案：一百分！一旦用于实际，恐怕，”他用双手比了个圆圈，“只能得这多分！”

“讲具体点。”

张伟随即提出问题：

“现在是什么季节？”

“双抢大忙季节，牛上枷运水上堰……”

“对，现在是什么时期？”

“改革时期。”

“对，改革时期最讲究什么？”

“经济效益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！可是，你输了！——你讲究经济效益，别人欣赏西北风？就前几天，还出现过弟兄俩为争水而打出人命的事！”

见对方毫无妥协之意，张伟带点责备的口吻接着说：

“你呀，还是学生时代的那个劲——满脑壳的人道主义！”

“好，好！老同学，从理论上讲，我服输，但实际上也可能颠倒过来。泵站离这不过一华里，我以我个人的名义，

请你劳驾。”

“我实在无法谢绝你这忧国忧民的美德，”张伟笑笑说，“万一行不通呢！”

“拉电闸！截断河东线路，接通河西！”王聪回答得高声、果断。

“那，你不怕人家加帽子？！”

“什么帽子、辫子？！一切后果，我负责！赴汤蹈火，我当先！”

“好！”张伟激动异常地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我算第一次违心地被人降服！走！”



月色朦胧，水渠旁隐约可见有人影在荷锄移动。张伟放声问：

“是哪位在望水？”

人影应声前来：

“嗨，原来是张厂长。我馱得哪家的风箱着了火，累得唬呀唬的。大天黑夜，不去下棋、打麻将，跑到这里来供蚊虫咬！”

“哦，周老七，是你，莫开心了，有件急事找你！”

“找我？！”对方莫名的兴奋，“哈哈，我又不是会计出纳，不给你们关饷发奖金，找我下烂田搓稀泥巴汤圆不成。”

“老七，看你回乡三年，越来越乐和罗！”

“依你说，”对方更风趣了，“我们农二哥生来就该哭爹叫妈罗！殊不知当今农村，五业兴旺，到处莺歌燕舞，何

其不乐也！”

“在学校里，你的古文一定不错！”张伟夸赞一回，咬住对方耳朵，将来龙去脉交代了一番。

周老七听罢，连打三个哈哈，说：

“我只说农二爱开玩笑，想不到城里人开玩笑更过火。产妇生不下娃儿，叫我们停止抽水，嘿嘿，抽水归抽水，生娃儿归生娃儿，这麻皮不巴栲杆的两码子事，为何叫我们农二哥如此这般哩！”

话音刚落，忽从渠边的麻袋底下，爬出个二十上下的青年农民，急匆匆走近前来插话：

“我说张厂长，你大约也有一把年纪，大约也见过些世面，你睡在那弹簧床上，大约盖的是亮晃晃的缎子被面，咋个也跟我们盖的这家什一样，”他扬着手中的破麻袋，“讲起懵懂话来罗！”

“不，老乡，同志！”王聪急得很，插话说：“这，这不是懵懂话，这是人命关天！”

周老七听罢，打量着王聪：

“哟！请问这位同志贵姓？戴的何种乌纱？”

“哦，他是……”张伟正要介绍，被王聪止住。王聪说：“我叫王聪，同大家一样，也在农村。”

“喏，也在农村！”周老七一边打量，一边摇头。

“瞧！”王聪说着，抬起脚上的水草鞋。

“那么说，”周老七问：“那位难产妇一定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姐妹。”

“姐姐就姐姐，妹妹就妹妹，哪有啥子姐妹姐妹的！”

“也是你的姐妹！”王聪启发说。

“我的姐妹？！”周老七摸摸后脑勺，突然茅塞顿开，
“你是说，都是我们大家的姐妹！”

“对！”

周老七于是风趣地装着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腔调问：

“唔，对！好说，好说！请你发表发表意见，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”

王聪趁机解释：

“这个事，同大忙季节我们农村人换活路是一码事。今天你帮我打田，明天我帮你插秧，两全其美，皆大欢喜！”

对方沉默了，王聪继续说：

“……你说说，谁家没个生儿育女？谁家没个三灾两难？！何况，这产妇又是我们农村人，农村人能眼巴巴地望着农村人死而不救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”周老七截住话头，“算你这两瓣嘴巴皮厉害，我若不答应，看样子还要人道主义的、发扬风格的，还有什么的，谈到天亮！好啦，农村人从来不讲弯拐，我算被你说服了。”他将脸转向从麻袋底下站出来的那年轻人：“只看牛儿你有哪样意见？”

“我有哪样意见！”牛儿带点不满的口吻回答：“就你周老七有良心，我没良心……”

周老七于是结论似的说：

“就这一锤定音！”接着又提醒说：“张厂长，如今这大忙季节，关键的关键，半点玩笑开不得罗！”

“这当然！”张伟拍着胸脯说：“不光我担保，还有这位，”他指指王聪，继续说：“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新华乡党委书记王聪同志担保！”

“哦——！”

.....



第二天下午，刘主任正坐在办公桌旁，专心致志地读着一本诗词什么的，茶香四溢，烟雾缭绕，他头脑轻晃，口语喃喃：

“伤彼惠兰花，含英扬光辉，过时而不采，将随秋草萎……”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”

霎时，正要下乡的王聪撞进了办公室：

“刘主任，有事找我？”

“坐下！”刘主任示意对方坐定后，半天不发言，只顾狠狠地抽烟，待烟屁股烧着手了，方才朝地下一甩，突然问：

“上午新华乡来电话，说两吨汽油只得一吨？！”

“有这回事，情况是这样的……”

“你且莫谈客观，”刘主任手一挥，止住对方话头，继续说：“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？”

王聪不语，刘主任冷冷地瞧着他说：